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40
27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四〇次会议

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6时1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成员国: 孟加拉国

中国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牙买加

墨西哥

尼日尔

菲律宾

葡萄牙

突尼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拉曼先生

金永健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弗洛林先生

米尔斯先生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加尔巴先生

杨戈先生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埃萨菲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先生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 A-3550室)。

80-61467/A

下午6时3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1980年6月26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022)

主席：按照第2237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巴西、古巴、印度、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塞米奇先生（阿尔及利亚）、莫迪西先生（博茨瓦纳）、科雷阿·达科斯塔先生（巴西）、罗亚·科里先生（古巴）、米什拉先生（印度）、洛博先生（莫桑比克）、蒂诺科先生（尼加拉瓜）、奈克先生（巴基斯坦）、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和穆耶齐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愿告知安理会成员们，我收到贝宁、几内亚和尼日利亚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洪加武先生（贝宁）、库亚特先生（几内亚）和布兰克森先生（尼日利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1980年6月27日的信，内容如下：

(主席)

“我谨通知你，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参加讨论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问题，但无表决权。

“为此目的，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团将由我以理事会代理主席身份率领，并包括理事会下列代表：印度的斯里尼瓦森先生，南斯拉夫的斯塔切维奇先生”。

以往，安理事曾经邀请过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参与审议其议程上的事项。按照往例，我提议安理事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理主席和代表团。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6月26日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安理会在审议‘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项目’时，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卢维斯·马克苏德博士阁下”。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S/14026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克卢维斯·马克苏德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我愿请各位注意S/14028号文件，其中载有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6月27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还要请各位注意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6月27日给秘书长的一封信，该信的影印本已分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该信随后将作为安理会S/14030号文件印发。

埃萨菲先生（突尼斯）：安理会现在已很熟悉这种辩论和侵略行为交替进行的情况；南部非洲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4月11日就这样说

(突尼斯)

过，我们的结论是这种形势对任何肯吸取经验的人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对安哥拉的侵略逐步升级，再一次说明殖民主义退却只不过是非洲人民的幻想，而且南非肯定没有得出联合国所得出的大部分结论，虽然只是口头上的结论，还没有付诸实施。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侵略策略、破坏平民的财产和驻扎军队又在安哥拉重演，而且今后这种情况大概还会蔓延到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如果法律上的约束都无法防止这种违法行为，那么一个非洲国家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或军事行动才能制止南非呢？

很明显，这种悲惨的形势绝不仅是非洲的问题，就如同纳粹主义压倒欧洲各国，仅靠欧洲的努力无法加以限制或削弱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向联合国紧急呼吁具有重大意义，而安理会也得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安哥拉人民以及全体非洲人民，他们同心一致极为重视联合国的行动。我们认为仅听取我们的呼声或时常表示空洞的支持是不够的，我们具体需要的是，保证我们人民的安全、边界的和平和尊重我们的权利和尊严。祸患仍然留在我们内部。正如同欧洲过去的情况一样，我们从日常的经验得知邻近有种族主义政权就绝不会有和平。

安理事首先应在面临南非政权一再肆无忌惮地逞凶的情况下，响应呼唤采取有效的行动。每个负责的国家都必须履行其国际义务。我们眼看着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不断违反国际法，利用纳米比亚为侵略安哥拉的跳板；眼看着它一再侵犯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违犯《世界人权宣言》，和维持种族隔离政权——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那个政府赋予它自己积极侵略别人的无限权利，因为它自认为可以不受惩罚。它从何处得到这种不受惩罚的保证，为什么还有人那么热衷于不对南非彻底执行《宪章》规定的措施？

我们认为，这次对安哥拉的新的侵略是在1980年4月11日安理会通过第

(突尼斯)

466(1980)号决议和在1980年6月13日通过第473(1980)号决议数星期之后进行的,由于其规模很大、动用的资源很多,南非绝不会同意联合国所决定的任何措施,除非在采取措施的同时还依照《宪章》第七章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制裁。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希望安理会能紧急作出决定,立即制止侵略,撤出入侵安哥拉领土并仍然留在那里的部队。我们认为迫切需要采取那样的措施,因为那次入侵已使大量平民受害并造成极大程度的破坏。

阿拉伯集团各国指示我向兄弟的安哥拉人民保证在他们这次灾难中坚决地和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不慌不乱奋起抵抗时,肯定会得到一切爱好和平人们不断的、坚定不移的支持,他们可以放心,正义、法律和权利一定会得到胜利。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长期、艰苦地致力于和平解决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问题的过程中,最令人丧气的是在解决问题的进程中往往还发生危及和平前景的行为。今天的辩论就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持久解决纳米比亚争端而进行的谈判再一次遇到了危急关头。

甚至到了现在,和平指日可待的时候,南非竟然向毗连纳米比亚的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再一次发动了军事行动。

南非从纳米比亚越过国际公认的边界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已经错了。把军队继续留驻安哥拉就更错了。南非的行为只能使那些本来就怀疑是否真正可能谈判解决的人更加怀疑。

4月里,麦克亨利大使就谴责入侵赞比亚的决议解释美国的投票时说,在《联合国宪章》中再也没有一条原则对维护各国间良好关系来说,比互相尊重一切国家领土完整这条原则更为基本了。国际社会不能接受南非不尊重这项原则的做法。这对安哥拉人民是一个侮辱,美国人民深深地同情安哥拉人民的痛苦和损失。理所当然我们要加以谴责。

(美国)

暴力的循环起源于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种暴力循环必须终止，必须现在就终止。但只有达成全面解决才能打破这个暴力的循环，保证纳米比亚和各邻国的持久和平。

美国决意使纳米比亚人民很快实现其自由的理想。我们将利用一切实际手段创造条件使我们的努力获得成功，我们再一次呼吁一切有关方面和平地从事同一努力。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贝宁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洪加武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要再次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邀请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讨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再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要向你表示，对你在1980年6月间主持安理会会议的可敬风度，我国代表团深感满意。

比勒陀利亚继续对纳米比亚进行非法占领，并以它为基地向邻接国家进行无理和未经挑衅的侵略，特别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这种侵略，严重威胁到非洲和世界的和平。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对这个危险局势有充分的认识。

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听到安哥拉代表团团长昨天在安理会上据实陈词，深为感动。局势是极其严重的，甚至是惨烈的。就在我发言的时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正受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军队的野蛮屠杀。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自从安哥拉摆脱葡萄牙殖民主义胜利地争取到解放开始，它就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应付比勒陀利亚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军队的侵略、突袭和武装入侵的威胁。安全理事会每次对这种事件进行表决时都受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些国家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友邦和保护者。所以，我们通过了一些与事态的严重性毫不相称的决议。今天，我们碰到的情况又是如此。几个在安全理事会中拥有可怕的否决权的国家正在幕后巧妙地导演这一个过场。

(贝宁)

我对1980年6月26日的S/14024号文件所载决议的提案国家，非常钦佩。我也很清楚，拟定这项决议的案文时花了多少功夫。我知道这些提案国一致支持非洲的独立，它们赞成我们的大陆能从外国的、殖民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得到完全解放。我也知道，除了提案国以外，在座的还有一些国家也一致赞同非洲摆脱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控制取得完全解放。我还知道，安理会中的多数成员赞成按照《宪章》第七条的规定采取断然行动。这是对付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屡次挑战的唯一办法，南非不择手段力图维持其对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统治，它正继续对安哥拉进行不受到制裁的侵略，残杀平民人口，特别是毫无抵抗力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

客观地分析一下安理会的组成，特别是彻底调查一下安理会各成员国公开或幕后所采取的立场，就可清楚看出，拥有否决权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每天在纳米比亚残民以逞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帮凶。这还不包括那些对前线国家进行的侵略行动。在我们看来，这些国家是安理会毫无行动的主要原因，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它们使安理会无法实施载于《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

自从6月7日安哥拉共和国遭到侵略以来，这些国家一直都保持缄默，没有一个在其国内对南非政权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没有一个看来真正重视这项威胁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稳定的危险侵略；这些国家中也没有一国的报纸对比勒陀利亚军队每天残害平民人口的罪行作出谴责。

这些国家和那些掠夺非洲大陆自然资源的贪婪的跨国公司，只有在它们本身的利益直接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对侵略或和平与安全所受的威胁表示关切。它们时常违反对南非实施的武器禁运而向比勒陀利亚军队提供精良的武器。当这支军队在南非、安哥拉——如在卡辛加——和在赞比亚及其他前线国家的境内大肆破坏并肆意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时，这些西方国家连小指头都不抬一下，因为这些屠杀和野蛮的杀戮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这就是它们的人权制度。这就是西方的民主。此时此地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怒。

(贝宁)

在安理会中，这些拥有否决权的国家搞出一套仪式、一种词汇、一种专用的语言包括标点符号和现成的套语，并把这些东西强加给安理会其他成员。当任何国家集团想要打破安全理事会中这一套非正式的仪式时，否决权就象达摩克里斯的剑一样地悬在头上威胁所有安理会的辩论。

这是事实。或许有些人不乐意听，但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局面，它几乎毁掉了安理会的权威，使联合国沦为笑柄。我在前面提到的文件，或许你们等一下就会加以通过，正是我刚才叙述的局面的最佳写照。据我国代表团的愚见，这份文件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标点不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国家已经使用过或接受过的。这些字句、这些标点是那些国家多年来为保护它们的利益而设计完善的一套官样词汇的一部分。一直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才说：“不行”，我们以最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议。

从我在上面所说，明显的是，通过这项新的决议根本不表示任何进展，它对安哥拉南部当前的局势也毫无影响。对那里的局势，安哥拉代表已作了非常清楚的描述。这项决议只不过是另一纸软弱无力不起作用的具文。它与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的严重事件毫无关系。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肯定是所有国家都关切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没有足以自卫的军队，为了寻求国际正义力量的保护而加入了联合国的国家。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和平与安全不仅是大国关心的事，也是全人类关心的事。南非发生的问题牵涉到全世界。现在必须来考虑这个问题，不然就迟了。

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有权使用全面强制性制裁办法来处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断破坏非洲大陆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危险局势。

那么，为什么踌躇不前呢？为什么不敢采取行动呢？所有在此发言的人都表示，除了全面制裁，没有其他办法能对南非发生有效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制裁呢？某些大国眼光短浅，只顾贪图私利，又总想控制和剥削别国，因而阴谋阻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这些国家不正当地使用否决权的恶行应受到联合国的谴责。

(贝宁)

联合国早已谴责了种族主义政策，认为它是对人类的罪行。占领纳米比亚是另一件非法行为，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也同样是非法行为。《宪章》中预见会有这种行为，并且采取步骤加以限制，以便应付这种行为。为什么安理会还不采取行动呢？这是它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空洞的案文和无用的具文已经太多了，它们都是安理会在面对特别严重的人命攸关的局势时通过的。我们听够了空话和浮词，现在是起而对付这项威胁到每个人的危险的时候了。

我们曾经指出并且重申，种族主义政权与国际帝国主义在非洲的野心是分不开的。种族主义政权是帝国主义统治非洲大陆的全球战略的桥头堡。假如安理会能够始终一贯采取一致的行动，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一再侵略早就可以用《宪章》规定的百分之百的和平手段加以制止了。

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协助比勒陀利亚政权肆虐的国家应当对目前的局势负全责。我们将继续谴责那个政权，不休不止，绝不放松。我们说，非洲应当自由。我们不喜欢战争，这是事实。非洲人民是热爱生命与和平的人民。他们热爱草原生活、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愿意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增进友好关系。我们不喜欢暴力，这是事实；但是当暴力加于我们身上时，我们就不得不还以暴力。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安理会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世界上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国家，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犬儒主义和虚伪作风的影响，应继续向安理会施加压力，促使它履行使命。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制裁是制止一切对非洲和对全世界的威胁的唯一办法。任何人或国家，不论其力量多么强大，都不能独善其身。

在结束以前，我要向安哥拉的人民、政府和安哥拉解放运动党表示，对他们斗争到底和克服一切的勇气和决心，贝宁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政府和党是与他们完全团结一致的。

斗争到底。

主席：谢谢贝宁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兰克森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及我个人欣幸有机会再次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在6月份期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已加给你沉重的责任。你的智慧、外交手腕、技巧和能力使得你能够公平而坚决地履行你的崇高艰巨的职务。我深信你将利用这些品质致力于制定安理会对议程上紧急事项的对策，这个紧急事项就是南非违反国际法和一切行为准则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无端和预谋的侵略。

我们一直在全神倾听我的好友兼兄弟，安哥拉的德菲格雷多大使滔滔述说南非对安哥拉一连串处心积虑的暴行中的这一最新暴行。我们面对具体事实，没有人能否定也没有人敢否定，详细说明南非侵犯安哥拉领空和领土边界的事实，列举南非对安哥拉犯下的罪行及其对安哥拉造成的可怕后果。我们知道6月23日开始的南非最近一次入侵，造成男女老幼370人以上死亡，255人以上受伤，财产、农场和家畜损失惨重。

尼日利亚要向遭受这些惨重损失的安哥拉兄弟和姊妹表示深切的同情。积极支持一个独立的安哥拉国家的诞生是我们的历史殊荣。我要重申我国决心不顾艰难险阻与安哥拉并肩战斗直到非洲大陆彻底消灭种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剥削者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止。

大家都熟知南非最近这次侵犯，这种对《联合国宪章》所载一切国际法原则的公然违反，是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特别是6月7日打下基础的，那天南非部队袭击了安哥拉南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斗士的营房。根据各方报道，这些袭击同两年前的卡辛加大屠杀一样可怕，那次大屠杀已受到所有文明人类的严厉谴责。

前南非外交部官员威勒尔斯先生曾就南非袭击安哥拉南部西南非民组基地一事

(尼日利亚)

作出评论，他在1980年6月18日《兰德每日邮报》上写到：

“南非外交政策一贯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军事和经济力量总是比限制着南非与非洲大陆关系的其他因素来得重要，反之亦然。有人认为归根到底，现实政治要比种族隔离的道德考虑和其他意识形态，甚至马克思主义，来得关系重大。既然搞的是现实政治，那就难以避免产生一种印象，即南非只好承认西南非民组终将在纳米比亚得到选举胜利以及南非终将从该领土撤退。

“这种从实的解释可以适用于最近侵入安哥拉破坏计划执行总部的一次保安袭击，并有助于答复博塔内阁是否终将支持一个西南非民组政府的问题。答复当然是“是的”，它将支持西南非民组政府。比勒陀利亚从来没有说过它不接受纳米比亚人民在一次自由而公平的选举作出的民主选择。枪杆子中出政权吗？不，绝对不。但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

那篇文章还说那次袭击已加强了纳米比亚的内部势力，因为这个作者认为由于罗得西亚的事态发展，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已得到一个结论即“好好先生不能在非洲赢得选举……”所以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不但必须显示他们同他们的对手一样强硬，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有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赢得选举的力量。

不管那篇文章是不是代表愚昧的南非政权的想法，这位作者应该知道，南非违反国际法的一切行为准则再度侵犯联合国会员国安哥拉的主权，这一事实应受到安全理事会的强烈谴责。南非政权批准入侵安哥拉应被谴责为国家恐怖主义，它在其国内和邻近非洲国家一再和有计划地干出无法无天的罪行和愚昧无知的暴行，也应受到适当惩罚。

尼日利亚毫不惊奇南非一再企图转移大家对它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这些问题是种族傲慢，种族仇恨和人为剥削的罪恶政策所造成的。我们坚决反对想用非法夺取纳米比亚或有时军事占领安哥拉和其他邻国的手段来解决南非自己造成的那些问题的企图。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而不应该对种族隔离作摆样子的改革来欺骗自己，而

(尼日利亚)

应该正视现实：种族隔离是不能改革的，必须加以摧毁，彻底消除。

在种族隔离政权自己看清凶兆以前，国际社会为了正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必须在两方面共同努力协助拯救南非。之所以要特别谈到这两方面，是因为许多国家不愿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行动。

第一方面是武器禁运。安全理事会在1977年11月4日第418(1977)号决议中已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象对罗得西亚的制裁一样，那项禁运总的来讲，是破坏者多过遵行者。因此，我们现在面临一种情况，就是南非在它的西方朋友和同盟的支助下现在已是一个主要的武器输出国了。为了证实这件事让我引述南非无线电台约翰内斯堡国际台1980年5月7日的一段评论性广播词：

“最新的发展是南非海军已取得导弹能力，根据所作的试验，它的特色是具有单发导弹能力，这是符合现代海军作战要求的。这项宣布是紧接着上星期发出的一项消息之后发表的，该消息指出南非已研制出127毫米火箭炮系统。类似苏联的斯大林火箭炮，而且有几方面还胜过后者。”

这些都是这个国家的最近发展，它依靠自己的资源和专业技术制造国防武器，现已超过自给自足的阶段，正在从事武器输出。

我们认为要不是南非的那几个朋友和支持者携手合作钻了武器禁运的空子，南非现在得意洋洋的这种武器自给是办不到的。根据可以说是直接得来的证据，我认为现在安理会应加倍努力堵住武器禁运方面的一切空子，早日就执行措施达成协议，包括禁止南非输出战争物资。

(尼日利亚)

第二个方面是石油禁运。有几个产油国家已自行实施石油禁运。令人鼓舞的是石油禁运运动，除其他国家外，正在荷兰蓬勃展开。尼日利亚认为石油禁运是能够最有效地促使可恨的种族隔离结构解体的措施之一，持之以恒终将有助于防止种族隔离政策必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显而易见，实施石油制裁后，南非要想对邻国发动袭击就必须三思而后行，它将不得不减少恐吓、骚扰和动摇邻国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不断侵略安哥拉的严重情况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重大的对付行动。事关安理会的权威和信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期望最起码要强烈谴责南非违反国际法侵犯安哥拉，以及利用它蔑视联合国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作为发动侵略的跳板。我们希望安理会作出决定，要求南非充分赔偿它在安哥拉造成的一切生命和财产损失。我们希望安理会要求南非自安哥拉撤出其所有军队并且不再入侵该国。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应请所有会员国声援受到南非侵略的国家——安哥拉和所有其他邻国，并对它们提供实质援助以保卫它们的独立和领土。安理会为了表示声援安哥拉人民，最起码要做到这一点。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库亚特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我们能代表几内亚革命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感到非常荣幸。你的伟大爱好和平的国家（挪威）与我国（几内亚革命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你个人的外交品质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安理会就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现正进行战争这一问题所作的审议工作圆满成功，造福特别是与我们有兄弟般情谊的安哥拉人民——侵略的受害人——和一般非洲人民。

此外，让我向今年5月份以极其能干和明智的手法主持安理会会议的姐妹国尼日尔共和国的伊德·奥马罗大使，表示感谢。

(几内亚)

各位成员当记得，几内亚党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于1979年10月11日所作的发言中曾说过：

“消除种族隔离和终止外国干涉亚、非、拉人民内部事务，是建立真正和平的先决条件。为了名符其实，缓和必须包括地球上的每一个区域。

“发展中国家知道，对和平的任何威胁都会损害它们加强国家独立和保证经济发展的种种努力。所以它们最关心如何建立以互信关系和不受战争威胁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必不容许将这个世界划分成势力范围或征服地区，在那里继续保存支配别国的权利。某些大国将它们的安全线伸展到本国地理疆界之外声称由它们保护和影响的地区，这一趋势是极其危险的。”

(A/34/PV.29, 第63页)

可恶的南非政权不断对英勇的安哥拉人民犯下侵略罪行，面对这一情况，几内亚人民和政府，特别是我们的领袖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同志深为关切，在这里我要重申几内亚人民和党国对安哥拉人民的积极战斗声援。

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军队经常对邻近的非洲国家犯下许多侵略罪行，造成无法计算的生命和物质损失。在南非武装入侵莫桑比克及渗入博茨瓦纳和莱索托以后它的军队再度进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妄图使安哥拉偏离国家建设的和平政策，迫使它为保卫国家安全而放松经济和社会发展。

我们知道，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日益频繁的侵略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在津巴布韦人民取得辉煌的胜利以后，该政权感到末日愈来愈近，于是拼命加紧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以图破坏安全理事会第387(1976)和328(1978)号决议中所述的谈判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一切努力。

愈来愈明显，南非正企图在南部非洲扩大其白人种族主义霸权所及的地域。这清楚地说明了南非为什么加紧侵略安哥拉以求扫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后防，从

(几内亚)

而在纳米比亚创造类似昨日的罗得西亚那样的情势，而且这一切都是不理联合国的警告和蔑视国际法而进行的。

我国代表团遗憾地注意到尽管该种族隔离政权对非洲人民犯下许多罪行，安全理事会还没有提出可信的证据表示它深为关切这一情况，特别是没有表示它终于决定按照《宪章》第七章对这个政权采取具体措施。

毫无疑问，现在应该应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盟友对联合国的挑战了。不管怎么样，为争取南部非洲的解放和自由而努力的人们极为了解不利于非洲和全世界的种种阴谋诡计，目前非洲和全世界正受到战争危险的威胁。

尽人皆知，南非之所以目空一切和骄横自大是因为这个种族主义国家得到某些大国积极同谋的输血打气，这些国家口头上谴责南非政权，行动上则支持这一政权。这种状态不容继续！

非洲已经成长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非洲已经站起来了，并决心把可耻可恶的种族隔离土围子扫出它的土地。因此几内亚革命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还要表示几内亚人民和政府声援和支持一再受到南非侵略的安哥拉兄弟人民。这也是我国代表团支持S/14024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中构想的措施的原因。此外，我们将支持安理会肯定会采取的其他一切必要措施，迫使南非终止它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所有邻近非洲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侵略罪行。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确信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总统说得对，他说殖民主义是违反自然的，所以是违反历史潮流的。

主席：谢谢几内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位成员，我刚收到马达加斯加代表的来信，其中要求安理会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索隆德雷伯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贵国和我国长期维持着毫无隙的关系，近年这种关系一直在积极发展。基于两国的良好关系，我要对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工作表示我们称心满意。挪威对南部非洲和巴勒斯坦问题所持的果敢立场，使我们相信当前的辩论会圆满成功。

我还要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让我们参加这次辩论。

我们现在的发言，不损害非洲统一组织在它本届会议中和在适当的政治级别上对南非侵略安哥拉问题定将采取的立场。

无论如何，现在不再需要我国代表团述说种种事实：参加这次侵略的南非部队有多少师、南非部队侵入安哥拉领土有多深、安哥拉物资损失的程度以及最为重要的安哥拉受害和死亡的人数。我们注意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极为傲慢，甚至不屑否认种种事件，并且对于被指控预谋和无端侵略一节显然毫不在乎。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来说服安理会相信确实发生了侵略，因为这已得到充分证实而且没有人有不同意见。我们的小小目的是要帮助安理会从更广大的范畴去了解这些事件。

首先，我必须说，不幸得很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罪行。过去南非曾犯过类似的侵略罪行，赞比亚代表昨天提出的决议草案提到安理会较早的四个决议，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迭次侵略罪行并要求南非“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马达加斯加)

南非种族主义者曾以武力反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外还有许多罪行：南非不断侵犯其他邻国的边界，特别是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边界，人人都知道南非军队受命在撒哈拉以南所有非洲国家的领土上展开行动，使得比勒陀利亚政权成为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样板，这些国家亦已建立机动的干涉性武力。

那支反非洲军队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柱，被用来占领纳米比亚和利用那块国际领土侵略邻国。

难道安理会只谴责那支军队驻留安哥拉和要求它撤退就够了吗？

国际社会面对的问题是要确定安理会权威的一次更有力表现是否能使安哥拉免去它现正遭受的苦难——这是真正存在而不是假想的问题。

我们必须给予明确答复的真正问题是，不仅安哥拉人民而且所有非洲国家都提出的那些问题。安全理事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种族隔离及支持种族隔离的机构，以便排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反非洲军队对本区域安全造成的种种威胁？需要什么样的措施来防止我们今天目睹的侵略罪行重演？

有些人会拿目前政治环境为借口来限制安全理事会和解释安理会的没有及早行动。

我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明确指出南非的傲慢态度是目前政治环境的结果，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关于这一点，我要提到一项事实，即种族隔离政权并不缺乏真正盟邦，它们事实上保证南非免受惩罚，并以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真正鼓励南非坚持其错误的途径和众所斥责的政策。

此外，种族主义政权知道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它自己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现正拼命维持南部非洲的现状，从而确保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的现有势力。

除了安理会正在审议的这类特定事件以外，我们认为要紧的是考虑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如何能通过它们的决定和行动保证南部非洲的长期和平、安全和稳定。这就是说，安理会必须选择——我们必须选择：在那个国家和那个区域发生影响力的各方中，要对哪一方提供本组织的无条件支持。

(马达加斯加)

南非种族主义者深信除了种族隔离以外他们毫无前途；他们怀着优越感看不起那些俯首默认欧洲殖民帝国解体的人。 他们以维持其种族优越为得计，甚至不惜用武力打击解放和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不惜违反国际法和《宪章》的所有准则占住纳米比亚不放，并加强对那些国家的军事占领和侵犯邻国边境以便粉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抵抗。

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该种族主义政权相当尴尬，因为它走极端；要是它肯在尊重人权方面接受一点必要的改正措施，它在保卫所谓的自由世界方面的地位会得到更加公开的承认。 然而，不管怎么样，由于南非矿藏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必须把它留在西方阵营内。

在南部非洲占多数的非洲人就象他们在津巴布韦和别处的兄弟一样，都识破了种族主义者的那一套花样和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诡计。 他们要求正义、自由和尊严。他们要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决不容许种族主义、压迫以及剥削和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的情况继续下去。

我们谈到这些截然不同的愿望，并不是认为能有某种妥协，而是要强两种愿望的根本不相容。

如果不认清这种根本矛盾，我们就会冒下面的危险：误解种种事件，看不清今日对安哥拉所犯侵略罪行的政治意义，不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这些罪行，以及对非洲人民的愿望作出不充分的决定。

非洲统一组织正在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议，正要欢庆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取得全面胜利，国际社会正在认为纳米比亚问题解决在望，正在这个时候种族主义政权却采取行动使我们想起它的真正面貌和真正图谋。

我们应该只注意表面现象呢还是细想一想内在原因呢？那是我们作为结论要提出来自问的一个问题。 不过，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再次重申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将全力声援安哥拉政府和兄弟人民，以及南部非洲和其他地方为争取自由、为使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而战斗的所有人民。

主席：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还清楚记得，去年11月安理会在同样的不幸状况下举行会议时，安哥拉代表作了感人的发言。我相信在坐各位一定再次被德菲格雷多大使昨天的发言深深感动，德菲格雷多大使昨天描述了安哥拉人民流血、毁灭和不幸的情景。我们对安哥拉人命和财产的损失深为惋惜。我们无法宽恕南非武装部队的行为。我们谴责暴力行动。

德菲格雷多大使谈到安全理事会从前各项决议毫无效果，无法防止他的国家遭受攻击的问题。我完全了解他所说的。没有人会不同情他深为不满的强烈感受。

但是，我们同其他西方国家和前线国家一起，尽力设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说的是，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的工作将获进展，使该国获得独立与和平。我希望不是一个无知的乐观派，而且，相信我们大家期望的解决方式很快就会实现。上星期秘书长写了一封信给南非外交部长，信中反映了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向他所提的意见，我们希望因而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迈进一大步。我国政府和其他四个首先提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建议的西方国家政府一道，支持秘书长的主张，并且已经把这点通知南非政府。我们将竭尽所能，务求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早日获得执行。我们的首要目标仍然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安哥拉的流血事件必定使我们为此目的加倍努力。

至于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不能给予积极支持，我们感到很遗憾。我们赞同决议草案中所载的多项条款和要点。但是，序言和执行部分有些段落我们仍然不能接受。提案国曾经同我们进行充分协商，以求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很感激。我们觉得已经差不多可以达成协议，遗憾的是，最后无法实现。尽管某些段落用了这样的语言，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获得通过的话，这项决议仍然不是严格按照《宪章》第七章作出的决定。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昨天安哥拉代表已经雄辩而感人地指出过，许多其他

(法国)

国家的代表也一再说明，今天安全理事会面对的事件已有前例。正如德菲格雷多先生忿怒地指出的，已经成为“经常性屠杀”。

各位在这里就独立的安哥拉国土所受攻击表示忿慨，我国政府也有同感。我们对于人命的丧失感到非常惋惜，对于牺牲者及其家属深表同情。对于战事引致平民财产的损失，造成更大的灾难，我们觉得很遗憾。

我国政府一如既往，愿意重申，对于南非对邻国采取军事行动并不赞同。我们充分注意到安哥拉局势的严重性，由于参加战斗的人数众多，恐怕牺牲的人数还会增加，所受的创伤也会更剧烈。法国遵守国家应有维持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权利的原则，并且尊重民族自决的权利，因此，不能饶恕南非最近侵犯安哥拉主权的行动。我们要求南非当局无条件地停止战斗和撤出部队，不得拖延。

我不必多讲造成南部非洲混乱多事局面的重要原因了。两个星期前安理会就南非问题进行辩论时已经说明了它的成因。直接成因是南非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赖在纳米比亚，并且拒绝承认该领土人民的自决权。国际社会很了解法国同西方伙伴一起提出了倡议，以求纳米比亚在国际上赞同的情况实现真正独立。已经开始的谈判工作现在进入了特别重要的阶段，同时，联合国秘书长于6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南非外交部长，我国政府已经表示支持。我国将与西方伙伴一起，继续努力，以求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促成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希望当事各方了解兹事体大，表现必要的克制，使解决计划成功实现。

我现在谈到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已经说明，我们赞同它的精神，也了解这项决议草案的主要动机。我们同意它的基本关切和谴责，我们深信必须制止对安哥拉发动攻击。但是，由于案文中的一些措词，我们感到遗憾不能投赞成票。我们尤其注意到，序言部分中的两段和执行部分第1、5、6和7段的措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同时，它的含义会带来重大困难。

(法国)

我们认为，最好同提案国进行协商，以便拟订一项代表共同意见的案文。如果安理会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的话，必定具有更大的权威。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埃拉尔普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首先，让我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名义，就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问题时让我们有发言机会，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我愿以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的身份，并代表纳米比亚理事会，祝贺你在安理会举行这些会议时荣任主席，这些会议的结果与纳米比亚的前途有关，按照联合国各项决定，有关纳米比亚前途的事务正是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直接职责。

安全理事会再次举行会议，审议最近以现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安哥拉进行有预谋的一连串恶毒侵略而引起的局势。南非为了对非洲邻邦发动侵略行动，已使纳米比亚进一步军事化。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求实现自决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由于南非非法行政当局占领了纳米比亚，使他们痛苦不堪。

因为南非一贯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妨碍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所以，联合国致力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至今无法完成。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当前的侵略行动再一次表明南非决心使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永久化并继续恣意剥削该领土的人民和资沅。毫无疑问地，南非发动这种侵略的动机，在于威吓安哥拉等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前线国家。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特别全体会议上，全面回顾了纳米比亚局势，并通过了《阿尔及尔宣言和行动纲领》。当时秘书长在给纳米比亚理事会的贺电中说：

“理事会十分成功地把纳米比亚问题的性质向国际社会提出来……………”。

(土耳其)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选择有二，要想不面临冲突日益加剧的危险，就得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迅速把权力移交纳米比亚人民。”

纳米比亚问题最后解决的延缓，加剧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南非明目张胆地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就是明证。

纳米比亚理事会在《阿尔及尔宣言》中严厉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再对安哥拉和赞比亚发动持续的有计划侵略。

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方面对非洲邻邦展开侵略行动，另一方面不断致力镇压纳米比亚爱国分子为求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自由和独立而展开的斗争。

鉴于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政权所采的行动，纳米比亚理事会在阿尔及尔行动纲领中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纳米比亚当前的危险局势，并请安理会立刻召开会议，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纳米比亚理事会进一步促请国际社会采取更大努力，以求彻底而有效地孤立南非，并就这个问题，吁请国际社会广泛审查外国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集团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勾结，因为这种勾结会巩固对纳米比亚的掠夺，并促进对该领土人民的压迫。

纳米比亚理事会希望安全理事会严厉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蓄意的、一再的持续武装入侵，这是公然侵犯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也是对国际与和平安全的严重威胁；同时，更希望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务使南非从安哥拉的领土撤退所有部队，并且希望安理会防止南非对任何非洲邻国发动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同时，安全理事会必须牢记，一定要有效执行规定南非撤出驻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当局的决议，从而履行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承诺。

主席：谢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以挪威代表的身分发言。

(土耳其)

安理会必须严厉谴责南非新近对安哥拉发动的攻击。我们非常遗憾地听说再一次发生丧失人命和毁损财产的事件。现在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受害者的家属和安哥拉政府表示慰问。

安理会也必须注意，这些新的攻击行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新近的侵略行动是对安理会的另一项直接挑战；安理会曾经一再宣布，这种公然侵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是不能接受的。

去年年底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对安哥拉发动侵略的事件时，我国代表团象现在一样，说明安理会应致力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并且指出，当时发动的攻击行动正好同促进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新的重要倡议同时出现。今天，我们面对同样的局面。几天前，秘书长向南非政府提出一项新的、十分重要的建议，以求南非同意纳米比亚的停火和开始执行联合国关于该领土的计划的日期。我们赞许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他最近及时提出关于在联合国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提案。我们充分支持他的努力。

必须促使南非对秘书长提出的建议迅速作出正面反应，从而使纳米比亚迈向独立的和平进程终于能够开始。同时，安理会必须要求南非无条件地立刻从安哥拉撤退；安哥拉是在打破纳米比亚谈判僵局的当前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南非最近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动只会拖长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南非是无法压倒这种斗争的。

南非当局如要表明它有意促成纳米比亚和平过渡，迈向独立，唯一的方法是同意执行联合国的计划，不要再事拖延。南非如果再次侵略安哥拉或任何其他前线国家，将会使人严重怀疑它是否真想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的和国际接受的解决办法。南非继续拒绝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必然使它更为孤立，并且引致国际上对它采取新的措施。

(土耳其)

挪威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将投赞成票。但是，我愿意重申我们对执行部分第5段的内容的保留，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多次提到。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

现在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我的理解是，安理会现在准备就孟加拉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菲律宾、突尼斯和赞比亚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2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475(1980)号决议。

美国代表请求在表决后发言。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为什么弃权，尤其是曾经同我们商讨本决议案文的各国代表。联合王国和法国代表讲得很清楚，我同意他们所说的。

主席：安哥拉代表请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安哥拉同纳米比亚接壤，但是，安哥拉同南非并不相邻。历史不是宿命的，也不是由上帝的选民来确定的。然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仍然相信这一套。历史是人民、制度和事件的产物。我们的讲话也留下历史痕迹。可是，历史的巨轮无法减轻安哥拉今天掩埋死难者的人心灵的悲痛。罹难的婴孩已列入历史档案里，但是，抱尸痛哭的人心灵怎能平静？

(安哥拉)

安哥拉大地疮痍满目，这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对无家可归和丧失一切的人来说，仍然于事无补。

安哥拉人民仍受攻击，它的一部分领土仍然被南非种族主义部队占领。 殖民主义企图建立另一个桥头堡；种族主义也张牙舞爪，想吞没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 军国主义还企图穷兵黩武，再取得一场胜利。

南非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占领行动，又一次派遣它的种族主义部队攻击安哥拉领土和人民。 如果国际社会不强迫南非立刻无条件撤退，不确保南非遵守国际关系原则，要受到审判的将不只南非一国。 由于这种国际礼让的作风，南非才能在南部非洲恣意地一再推行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动，因此，这种作风必须负起责任。 必须迫使南非表示对“人类舆论的起码尊重”。

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负有重任。 但是，除非确有执行使命的精神，否则这项使命毫无作用。 安全理事会明确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 南部非洲的当前局势不正是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 南部非洲的当前局势不正是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吗？

非洲在历史上曾与各大洲建立联系；它也忍受了别的大洲带来的苦痛。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都体认到，我们应同帝国主义斗争，不应妥协。 我们必须惩罚种族主义，不应姑息。 我们必须打败殖民主义，不应接受。 非洲同不结盟运动联合的因素，远比分裂的因素为重要。 出席联合国的各国代表也是一样，尤其是出席安理会的各国代表。

甘地把“无原则的政治”列为七恶之一。 遗憾的是，许多国家仍然奉行如故。 比勒陀利亚政权当然是最好的例子。

南非正好在构成联合国促进纳米比亚独立建议的重要部分的非武装地区内采取军事行动。 比勒陀利亚的目标在于控制该地区，并且希望把它支持的叛徒集团抬出来。 无论这个集团或所采的行动都是绝对非法的。 然而，种族主义者企图以

(安哥拉)

精心设计的“概念”为基础，炮制证据确凿的“事实”，使行之已久的“权利”合法化。用这个办法使神话变成历史，罪恶成为合法的行为。

主席先生，在结束讲话前，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向你和昨、今两天在安理会发言的各国代表致谢。你们撇开了其他事务，迅速惠予合作，特此致谢。

一项决议通过了。但是，自从1976年以来，已经通过了许多类似的决议。有什么保证使我国政府相信这项决议结果会比先前的决议好呢？有什么保证使安哥拉人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受到入侵、攻击和杀害呢？现在和从前所有被杀害的人能得到什么赔偿呢？我们遭受的损失、毁损和破坏是金钱所能补偿的吗？

安哥拉男女老少的遗骸血流成河，谁能清洗呢？我们的农村受到炸弹、汽油弹攻击和地雷的爆炸，疮痍满目，谁来善后呢？谁来答复我们的子弟提出的这些问题呢？

无论如何，这件事与我们的前途有关。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因此，常任理事国对我们的前途身负重任，比轮任的非常任理事国重大多了。联合国获得全人类的信任，安全理事会应担任特别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主席先生，安哥拉想请你问他们：究竟他们是否愿意监督有效执行安理会刚通过的决议？究竟他们是否愿意负起《联合国宪章》所载的责任？

安理会有些人很善忘。但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千百万人不会忘记。我要对那些记忆力很差的人说：今天是我们，明天就会针对你们。

继续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别人了。因此，安全理事会完成了现阶段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8时10分散会